

老家门前的楠竹林

杨冬胜

一
 宁可食无肉，不可居无竹。无肉令人瘦，无竹令人俗。 苏东坡这样说过，看来他骨子里是嗜竹的。老家门前有一大片楠竹林，绿意葱茏，葱葱郁郁，竹香怡人。说不定也是先人深受翰墨濡养，种植楠竹或者选择有楠竹自然生长的地方定居，以雅量高致宜后人。但对于我来说，牵挂老家门前的楠竹林，却有着较为复杂的因素。

老家居山脚，后面是山，前面也是山，抬头可见青翠竹林。竿竿修竹，青黄共存。青的竹子是涉世未深的孩子，张望着眸子，俯瞰或者吟风送月。黄的竹子，饱经沧桑，上面沾满风刀霜剑的划痕，一副淡看风月的模样。

清晨，润湿的空气轻盈，满眼的绿，扑入眼帘。淡淡的竹香，吸入肺腑之中，心中有一种被滤过的感觉。清爽之气裹挟着晨风似乎一种侵略，令你被动的吸入。浊气吐出，清气徐徐入肺，很是惬意。鸟儿的欢叫声，打碎了清晨的宁静。鸟儿是热爱他们的家园的。他们站在枝头抒情，惹得山民心情愉悦。

谷雨之后，细雨如丝，润泽无声；春雨和暖，孕育万物。竹子的枝头就增添了新绿，一层层簇拥在陈旧灰暗的老竹叶之间，色泽分明。新陈代谢的演绎在竹叶之间也是可辨可感的。竹叶新旧色泽的变更便是依据。一大片新绿挤满枝头，若不是山水长卷，灵气与意境，则失之太远。对比之下，心里的那幅清幽的竹石图就陷入了孤寂。一两杆潇洒的竹子配合几株兰草，散发的清雅之趣的册页，倒也目睹过。但一大片绵延的竹林入画者寥寥，却不知何意。自然的手笔，倒是潇洒自如，仅用绿色泼撒，便将这竹林长卷，渲染得浓淡相宜，层次分明，散点透视空灵、毓秀，留白也淡远，以为大师应当是自愧不如的。

清明时节，春笋也钻出了土，一棵棵新竹即将长成。楠竹的家庭里又增加了新成员。空气里弥漫着笋香和花香，人们拿着锄头，跑到楠竹林里，挖一两根竹笋，焯水后炖着腊肉，唇齿留香。布谷是一位形式上的隐者，在这时也凡心驿动，隐遁在绿色中不时吆喝着，一声声谒语如当头棒喝，唤醒蒙上灰尘的农具，操心着农事。芒种的时候，白鸢翩然而来。白鸢扇一双白翅，划一道弧线掠过，然后站在楠竹的极权上，悠然自得，仿佛是一位绝世独立的方外之士。

炎夏时节，竹林愈发充满生机。面对竹林，享受着楠竹制造的丰盈的氧气，令人神清气愉。秋冬之时，楠竹林依然青绿，只是色泽稍微暗淡。季节的更替，无处不在，植物自有应对方式。一场雪，楠竹林换了容颜，白了脸庞，丰腴了身躯。雪地里，鸟儿们吵吵嚷嚷，讨论着何处寻找午饭。一幅乡村雪景图，宁静淡远。

二

家门前的楠竹林还能提供制造日常所需、具有极强的实用价值的竹材。楠竹硬度、弹性极好，是上好的竹材。家里的竹器，制作少不了用楠竹。背篓、竹床、饭篓、斗簋、箩筐、簸箕、蒸笼，竹材都源自家门前的楠竹林。

楠竹林对我家贡献极大。1987年夏，爹请篾匠到家里，编制过四床斗簋、两担箩筐。自家有竹木，只花费一点工钱，爹很自豪。那时候晒谷需要的就是斗簋。斗簋是用竹篾编成的一种长方形晒谷物的器具，没有竹木的人家，要花钱去买。爹也卖过一些楠竹，多数时候是乡里乡亲的随便给点钱意思一下，就算了。

爹是一个土厨师。1990年的时候，他砍了几十根楠竹请篾匠打造了一台中型蒸笼用来租赁。用楠竹做成的蒸笼，令香沁入了菜里，余香袅袅，深受食客喜爱和称道。通过蒸笼租赁，他略微赚了一点小钱，心里喜滋滋的。后来，直到他的楠竹蒸笼被职业化土厨师的蒸汽柜打败后，他才沉入寂然。不过他还是心有不甘，又请人专门制了一台小型蒸笼逢年过节用，说蒸出来的扣肉、排骨才地道香醇，吃着才踏实。

我们不知道爹的隐喻，只知道爹能做出好吃的土家扣肉来。

有我们没有历经的沧桑质感和触觉。

家里的竹木器具上，涂满了时光掠过的痕迹。

三

这片楠竹林的意义，不仅在于风景和竹材，而且曾经还是先人的避难所。先人的足迹和灵魂还在，这里的所有权属于先人，后人只不过是继承者。

爷爷在世时，曾告诉我们篾脑壳军队来过的事，他们所到之处，抢夺，搜索，无恶不作。那时候，一听说他们来了就扶老携幼往楠竹林里钻，躲在密密匝匝的竹林里屏住呼吸，纹丝不动，与兵匪们斗智斗勇。一家人时常等到半夜没有听到任何声响的时候，爷爷才小心翼翼地摸回家看看。家里被篾脑壳的军队翻箱倒柜之后，一片狼藉。其实在旧社会里，家里哪有什么财物，即使如此，但也难免遭受洗劫。一家人从楠竹林里回来之后，木然地收集、整理家什继续生活。

那个时段已经离我们太远，我们已感触不到那个时段的温度，我们听着，只觉得有些好笑。我们不懂，但我们还可以目睹楠竹林，因为那片楠竹林还存在，几棵有弹痕的老竹子还活着。它们说的是无声的语言，我年幼的时候是不懂的。但现在的我懂了，不但能触摸到感性的纹理，也能感知到理性的厚度。

爷爷经常给我们说起1935年10月来军队的事。那天在天快擦黑的时候，一家人饭都来不及吃就躲进了家门前的楠竹林，听着 老乡老乡，你们回来，我们不是土匪，而是红军 的呼喊，也大气不敢出。同样是在半夜时分，爷爷才悄悄地摸回家，发现这次与以前不同，家里没有凌乱不堪。倒是在被吃光了的红薯饭锅里发现了一块银元。一家人倍感惊诧。后来，爷爷才知道是贺龙领导的工农革命军路过，吃了东西留下的钱。

爷爷还说，解放后他成了一名共产党员。爷爷把这个故事不厌其烦地讲给我们听，还让爹不断地讲给我们听。爷爷说，这个故事意义深远。

兵荒马乱的年月里，家门前的楠竹林是太爷爷及爷爷那一辈人的避难所。那里有先人的足迹和飘过的灵魂。看着那片郁郁葱葱的楠竹林，心思会变得有些玄远，灵魂的深处总会有一种亲切涌起。

四

楠竹林现在还活着。仅仅是风景意义上物质意义上的楠竹林，人工以十年的时间就可以实现。但家门前的楠竹林无可复制。

儿时，我曾经傻乎乎地和老表一起挖过别人家的楠竹笋。以为那黑色的冒尖的圆锥状东西是一个个怪物，脚踹、手掰、锄头挖。暂时收获了喜悦，不想因此犯了大事，被爹打得跑了半夜。幸好，那家主人宽容，说孩子还小，你何必那样大打出手，以后不再干了就好。想想一年新生长的竹子毁于一旦，村民竟将此事轻轻搁置，那样的宽容是何等可敬。

楠竹林里还有许多往事。娘纳千层底的麻线，绩的时候，需要竹箬。我曾跑到楠竹林里捡过。那黑褐色的竹箬，遍布着易于脱落和令人发痒的细毛。想穿布鞋的想法支撑着行动，即使全身发痒也咬咬牙继续坚持。

冬日里，我背着背篓，拿着斧头，去敲打干竹篾，背一背回家。晚上火塘的火就跳跃着红，散发的光和热温暖着寂静的夜晚，大伯的谜语和讲古随着铜壶里的水沸声时断时续。

楠竹林活着，回忆就有了触点。从前是人生轨迹上的一个个点，一个个影响生命意义的数值，没有那个数值，人生的函数关系，就不会存在。回眸，是为了更好地前行。老家门前的楠竹林，是我抵达过往的物象。郑雯在《竹石》中说：咬定青山不放松，立根原在破岩中，千磨百折还坚劲，任尔东西南北风。我脑海里，一直有一大片青青楠竹挺立，在我精神领地里葳蕤。老家门前的那片楠竹林，就是我的精神图腾。

正是冬天。晚上夜深人静，老刘一个人在屋内，关了灯，躺在床上睡觉。

老刘听到了一点声音，是从窗外传来的，老刘仔细地听，似乎是对面老太太痛苦的声音。老太太今年80多岁了，也是一个人住。老太太身子骨看起来挺硬朗的，平时楼上楼下缓步在走，走得小心翼翼，唯恐怕走空了楼梯。

老刘又听了一会，毫无疑问，肯定是老太太的声音。有时，楼道里，老刘碰到老太太，会打上一句招呼，出去啊？老太太说，是啊是啊

想到这，老刘赶紧摁亮灯，蹭地从被窝里坐起来。老刘穿上衣裤，有寒意袭上身，忍不住打了个大大的喷嚏。

老刘打开门，又敲了对面老太太的门。

老刘说，老太太，睡了吗？老太太没有声音。

老刘把头靠在门上，透过门，依稀听见老太太痛苦的声音，一声长一声短，沙哑的声，此起彼伏。

老刘去敲了楼上邻居的门，又敲

听，晚上的声音（小小说）

崔立

了楼下邻居的门。楼道里的灯亮着，邻居们穿着衣服都出来了，到了老太太家的门口。

楼上的大赵，楼下的小方他们都靠在门口听，果然，是听到了屋内的声音。小方赶紧拨了120，请他们派救护车来。大赵他们几个，也联系了小区物业，物业说，马上派人来打开门。

物业的人来了，门打开了。几个女人进去，开了灯，看到了蜷缩在床角，捂着肚子一脸难受的老太太，她们赶紧把老太太扶起。

救护车到了，医护人员在邻居们的招呼下，抬着担架进了屋，抬着老太太出了屋。

事后，医生说，如果不是发现的早，老太太恐怕就没了。

老太太的儿子买了好多东西，上了老刘家的门。老太太的儿子住得远，也不常来看老太太，老太太的儿子拉着老刘的手，说，刘叔，感谢您啊，若不是您，我妈可能就没了。这点我的小心意，请您收下。

老刘一脸无功不受禄的表情，说，别，别，其实我也没做什么，邻居之间相互帮助是应该的，不用客

气，不用客气的

好说歹说的，老太太的儿子还是留下了那些礼物，倒是老刘，连连说，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啊。

老太太半个月后出院了。

出院后，老太太的儿子，给老太太白天请了个保姆，晚上，老太太还是一个人住。

隔了一两周，晚上，老太太又出状况了，还是老刘发现的，老刘第一时间通知了楼上楼下的邻居们。又是找物业，又是打120。

第三次，老太太出问题，又是老刘发现的。

风言风语一下子就来了。

老太太还住着院。老太太的儿子虎着脸闯进了老刘家的门。老刘的儿子也早听到了风声，也回来了。

房间里，坐着老太太的儿子，老刘的儿子，还有老刘。

老太太的儿子不叫老刘刘叔了，冷着脸直截了当直奔主题，说，我也不和你绕圈了，说说吧，你和我妈到底怎么回事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，你们又想干什么？

老刘的儿子也冷着脸，静静地坐

在那里听。

老刘今年81岁。年龄，倒是和老太太相近。

老刘看了老太太的儿子一眼，又看了自己的儿子一眼，老刘一向柔和的脸，突然变得坚决起来。

老刘说，我和老太太，没有任何事情，你们千万不要胡说。

老太太的儿子说，那我妈妈有事，你为什么每次都知

老刘的儿子看着老刘，嘴里没有说话，眼睛里似乎带着同样的疑问。

老刘说，这个问题啊。

老刘指指窗，说，你们看到吗？

两个人纳闷地看着老刘。

老刘指的那个窗，是扇打开的窗，时不时地还有风进来，让房间变得冷飕飕的。

老刘说，这窗啊，我晚上也开着。再冷的天，我也不关。

老刘说，我怕啊，我这么大年纪了，一个人住，也没人来照顾我，要是有个什么好歹，我就把窗开着，到时我的声音别人也能听见也能来帮助我，谁知道，我听到了老太太的声音

在春天，给你写封信

高新华

春光明媚的清晨
 我给你写信
 用油菜花地作为信笺
 让每一片金黄的花瓣
 灿烂你未来的日子

春意洋洋的午后
 我给你写信
 用雪地作为信笺
 让每一朵洁白的雪花
 倾诉我纯洁的心愿

春意绵绵的傍晚
 我给你写信
 用麦田作为信笺
 让每一支绿油油的麦苗
 点燃你梦想的希望

春暖花开的日子
 我真想
 就这么一封一封地给你写信
 把所有的美好事物都作为信笺
 然后郑重地写上三个字
 寄给
 正走在春天路上的你



江南 苗青 摄

江南物语（三章）

季川

我在异乡是一尾淡水鱼，不经意就会溢出咸涩的思念。

春雨

朦朦胧胧，细细密密，如针尖似牛毛，说来就来了，落在大地，落在我朝思暮想的故乡。万物生长，需要阳光的照耀，也需要你的滋润，一生的柔软温馨、细致入微，你用低音缓缓叙说，像是约定，也像是承诺。

因为热爱，你取出了人生中的胸怀与担当，揭开了匆匆的足音与值得期待的远方。那些树木与花朵，那些道路与桥梁，那些青山与绿水，那些河岸与溪边，那些田野与庄稼，一切的一切，都在迎合你的降临，感恩你的美德。

春雨贵如油，乡情浓似酒。那些

在我们心房驻扎一辈子的回忆和倾诉，就是你的模样。人生何其短，岁月何其长，我们或厮守故乡，或独在异乡为异客，没有谁会拒绝你的给予及抚慰。

万千春雨纷纷而落，但愿你我成为其中一滴。

江南

第一眼望去，我的江南，我的魂牵梦绕的故乡，就在小桥流水身旁，就在桃红柳绿中间，就在我无数次因为思念而泪眼朦胧的村庄。

第二眼望去，窗外的麦苗遍地碧绿，油菜花儿灿烂辉煌，一条田埂又一条田埂牢牢守护着田野与庄稼的梦想。沟渠纵横，河流婉转，繁花似锦，白云悠悠，草木天天向上。

第三眼望去，夕阳就要下山，刚刚收工的爷爷牵着牛，他叼着一支香烟的激情，慢慢回家。那些个炊烟应声而出，母亲的灶膛火旺，像极了一个家族的香火与生生不息。

在门前的一方池塘，我愿意做一株水草，在清澈的心灵里自由生长。在院后的一棵桃树下，我愿意等待我的桃花运，与心上人不期而遇。在我无数次出走又折返的梦里，我愿意重复母亲的叮咛以及在外面闯荡的注意事项。

水墨成韵，我的江南，一想到那些婉约温润的美好，我就要沉醉。

丝竹悠扬，我的江南，一想到那些亲切善良的面庞，我就要失眠。

残荷听雨

王丕立

传来，沁人心脾，当下我们心里便荡漾起一股异样的情愫。一转眼，秋风起，荷塘如折戟的战场，荷已凋敝如破絮，荷尽已无擎雨盖。姐姐准备拔掉那些枯枝败叶，父亲制止了她。

一日，秋雨如注，父亲不用出工，他招呼我穿上蓑衣戴上麦草帽。我示意父亲戴大斗笠，父亲说，你不是要听雨吗？雨打在斗笠上声音很大，打在麦草帽上声音小多了。我当即明白过来，父亲是要陪我一起去听雨打枯荷的声音。

我兴冲冲地来到荷塘边，倚在草垛旁，拉着父亲的手，看淅淅沥沥的秋雨，点点滴滴地敲打在枯荷上，那凄清的错落有致的声响，仿佛一个世外高人敲击着魔幻的琴键，我的心突

那年我迷上了《红楼梦》，对第四十回 史太君两宴大观园 印象特别深刻。那段文字写道，宝玉对姐妹们说： 这些破荷叶太讨厌，怎么还不派人拔掉。 黛玉盯着水说： 我最不喜欢李商隐的诗，但特别喜欢其中一句：留得残荷听雨声。偏偏你们不让留着荷叶。 李商隐的原句 留得枯荷听雨声，很有些悲凉的味道，黛玉对美的看法确实与众不同。宝玉说： 真是好诗句，以后咱们就别派人拔了。

船到花谢的萝港，到处是衰草和枯荷。风凉飕飕的，初冬到了。雨打枯荷，到底是怎样的一种声音呢？ 有一回，我问父亲，您听过雨打枯荷的声音么？父亲怔了一下，笑道，曾经听到过。我还想刨根究底，